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993

鴻寶應本卷之十一

中華古籍保護

810.6
N318
V5
12535
6976
221993

鴻寶應本卷之十一

明上虞倪元璐著

傳述類一

周來玉先生傳

○公名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蘇州吳江人○生有志槩○七八歲時嘗侍其父文林公文林偶與客言楊忠愍○事語未卒公遽起問求詳文林因爲悉言忠愍倅鸞嘗○高及得罪以死狀公拍掌大聲曰○是大好死彼鸞嘗

安在哉文林怖然驚異之旣爲文章名噪一○○○

天雨雹公上疏畧云今四月爲盛夏陽長之時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近見朝廷處一二章奏○廷咸疑有物憑焉○臣卽不敢盡信而千人所指如魏忠賢者○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借皇上之震疊以肆機鋒○假竊蔽煬邪正顛倒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起於蠅營○讒構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大可寒心○疏上○忠賢恚甚○會上御經筵○講讀竟○忠賢睥目語閣臣卽御史疏千人

所指目不識丁此何語也時首輔爲葉公向高從容言是言官也豈當深咎忠賢意稍解尋又傳旨予重謫葉公又具揭力救獲免居久之上似心悟忽遣客氏出宮朝臣方相賀其明日復召入寵顧如初公又極諫請割小恩以慎大防凡千餘言語皆危至有詔奪俸三月然忠賢愈怒不漆陰與其黨戶科給事中郭鞏謀逐公時正人尚多在位鞏等并謀悉去之乃援進黨徒彈擊四出公患之曰羽翼既成禍不遠矣吾不惜死因復上言臣觀先朝汪

翼既成禍不遠矣吾不惜躬因復上言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郭鞏者結連膠合取肯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江秉謙一斥侯震暘一斥王紀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惜一死無敢明言犯其鋒者而忠賢且橫

惡去之乃援進黨徒彈擊四出公患之曰羽

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攻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賣威而外復有輩等從而蟻樹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因請誅忠賢輩等甚力○忠賢旣憤且懼乃率羣璫環泣○上前至請自髡以激○上怒遂得旨責公回話○公復申請不屈○傳旨趣杖八十○又以葉公力持返詔改奪俸一年○于是公屢尾不

堅者再矣○人謂公君義形能見○雖更數月無語○未爲

又以葉公力持返詔改奪俸一年○于是公屢尾不
堅者再矣○人謂公君義形能見○雖更數月無語○
寒蟬也○公厲聲曰卽日者遂放杖下安得聞君是言
乎○上實生我不敢不以放報時聞忠賢欲使其徒劉朝
○○○

光斗等交章訟言朝賢多和之者卽所引稱皆以公○曩疏爲權輿忠賢以是益追恨公未幾楊公等金謫歸于是忠賢大樹威擅殺工郎萬公環公時家居嘆曰是奴戮士矣旣手滑吾屬寧足復留種乎其明年春奸人工部主事曹欽程希忠賢旨誣奏公并及張公愼言等四御史金得旨褫職追贓亡何詔遣楊公等六人尋卽逮公當公未逮時語人云璫求甞禍必及我我安逃死卽不然我必伏闕爲楊左諸公死爭旣聞緹騎將至乃謬爲他之入別太夫人身自請郡

及我我安逃死即不然我必伏闕爲楊左諸公死爭○

既聞緹騎將至乃謬爲他之入別太夫人身自請郡聽宣詔已夷然就檻車時道路觀者數萬人皆號慟公大聲諭止之乃稍稍散去吳人既蓄憤其後一月乃有周蓼洲吏部之事云公至京下詔獄嚴訊承刑甚毒至肉節糜坼抗辨益厲奸人司讞者無如之何竟以意鍛賊五千餘金獄上忠賢意未慊矯旨再訊承刑如前又益賊七千金掠比無虛日一日下片紙

付獄吏趣入黑室中夜半垂石其胸立斃時爲六年○六月十七日其夜朝天宮災先是公逮至之日都門地震初鞫之日王恭廠災再鞫天大雨震天之應公如鼓桴然可異也公卒之明年悼皇帝崩○今皇帝御極戮忠賢客氏并其黨誅竄有差遂以廷臣言贈公太僕卿大中大夫予祭塋祠祀又歸追贓金五百其又二年東奴入犯旁旅諸邑至遷安郭輩陰附虜三投虜書語皆謂悖事聞

陰附虜○三投虜書○語皆調悖○事聞○

上大怒遣至論死

金五百其又二年東奴入犯旁旅諸邑至遷安郭輩

太宰梁鳴泉公傳

○

○

○

太宰梁鳴泉公傳

公名夢龍字乾吉其別號則曰鳴泉○先世山西蔚州○入始祖名聚者自國初徙家真定良久聚予整往田間見蛇兎相握起逐之無有心異而識之聚卒整遂以地爲藏藏聚曰吾後世必有興者蛇兎告我矣自整傳三世而生公公始生時公父贈君怡菴公感異夢因名公夢龍公出胎便具英挺五歲能咏詩在怡菴公抱中輒請得卽曰就師學怡菴公詒之云今破

曰不佳耳公應聲曰以破吾愚豈不佳怡菴公大驚○喜每語人吾斯知項託黃童非俊物也年十五試有司第一補第子員二十五鄉薦明年成進士是爲嘉靖癸丑尋試宏詞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出爲兵科給事中公文譽嶙峋當留編脩國史會其時同舍郎晁君東吳病不樂去金門然故事無並留者公遜謝乃出既入諫垣則慷慨言事無避忌劾先後兩冢宰李公吳公行私黨權時論壯之久之擢爲吏科都給事中大計天下吏鋤稂汰秕人以爲公不怨當

家宰李公吳公行私黨權時論壯之久之擢爲吏科

都給事中大計天下吏鋤稂汰秕人以爲公不怨當

是時

肅皇帝頗崇壇祝學士袁公煒偶爲上草青詞稱旨

上傾心大用之公偵

上意上疏畧言相臣宜舉學術純正無輕掄選俾聖

治不光

上覽奏怒賴首揆華亭徐公從容爲解止奪俸半年

而學士卒入相亾何擢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

河重臣議開新河講才監司甚急輔臣脩郄者輒言○莫如京兆夢龍因出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公之治河也考箕誨鍾與卒同力晝不敢廬夜枕幘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活數萬人于是功成擢參藩關內當事又使當虜衝公治兵精嚴虜戒不敢犯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爲穆黃帝改元之二年於是戶部尚書馬公森等奏薦公異才可爲邊大吏名上爲一時第一遂以其明年遷河南右布政使又明年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塡

遷河南右布政使○又明年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塡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農失其業探丸四起公爲除苛令明舊章民繇是投刀秉耒先是皇帝時遼大饑遼人避役跨海廋登萊島嶼中者數千其始耕捕救枵而已久之海濱之人嘯之乃始出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者至是公奮然乘舸海上相機宜條上招安三策八事夷贅隱癰瘁爲膚肉東土遂安已而河塞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蕩糧

數萬鍾朝議通海運則又以屬公功成錫白金文綺○加俸一級尋遷右副都御史改塡中州中州盜賊蟻結所司以獲盜爲上功公曰侯盜起獲之訌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扁臥也久之以前在山東治餉功又錫白金文綺時神皇帝新卽位江陵柄政以公爲能召入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王杲城撻上天子命公持節服麒麟服往賚官軍已丁繼母憂歸服闋起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

服○閔○超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尚制首○閫四鎮軍所疾苦爲剔除之○因是以簡政○築城壘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勇勤爲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遣閫分偵諸虜○中○錄是軍勢大振○當虜輒捷自公在薊遼先後奏大捷九捷懿路丁字泊捷長定堡捷養善木捷古北路捷紅土城捷寬奠堡鴨兒匱捷廣寧右屯捷錦義捷大寧堡俘斬共三千八百餘級名酋首三十餘顆獲

馬三千五百餘匹盔甲器械不可計數○上褒詔先後○十餘下錄一子讀書國子一子金吾百戶累千戶所錫章服銀幣無紀而其時昌鎮黃花路○薊鎮古北口邊墻報成○上又以爲其功不常晉太子少保尋有旨召入視部事時司馬堂無督塵封久公入則樞帷改觀于是乎除種馬之令國初戰馬官自牧飭以授民歲徵駒焉駒不可戰官爲罷駒購壯然尚沉種馬民間則民大騷公請得盡鬻種馬稍徵芻佐官買馬者令下民如

駒不可戰官爲罷駒購壯然尚沉種馬民間則民大騷○公請得盡鬻種馬稍徵駑佗官買馬者令下民如脫重負然是時薊遼又以公餘威斬獲虜首二百餘上多公坐籌又錫公白金文綺晉太子太保前廕金吾得世襲值吏部尚書缺廷臣以公及某某三人名上覽公名顧謂輔臣曰是非曩時抗章摘兩冢宰者耶必良冢宰遂用之公爲太宰銓綜萬流無蹊有鑑然謁不遂者輒憾恨有爲公所善某子甲者從公求

節鉞公大驚曰此豈餅餌子可乞得耶其人慙怒去而于是江陵相既沒繼當揆者素不善公與時難公鐵面者又爲蜚語怒當揆會御史某將有封事奏金吾徐爵奸狀當揆聞之召與語使飛波洒瀾及公某事公夷然上疏微辯因請骸骨甚力凡三上旨歸公歸時年六十餘矣猶得事怡菴公三年又十四年而公卒公所著書有賜麟堂集讀書錄史要編海運新考各若干卷自公之沒又十四年而其冢孫維樞以儁才薦賢書腰裹初躐不知其屈也

孫維樞以儁才薦賢書腰裹初躟不知其屈也○史氏某曰公固江陵所拔士也又受知深終江陵之世公用條茂而是時有御史劉臺者亦江陵士以請劍得杖謫死故當時之議以公守雌不如臺毅抑猶見隼之飛下誅馬走非至論也自江陵之身功罪離擘如人見其面瘢肉並列故憍中足智戴威決殺弛衰於親衰榮其子者罪也鐫邊鞞吏快賞痛罰捧檄天下歸于湛新者功也罪已墮其家矣而功揭于國

編海運新考各若干卷自公之沒又十四年而其冢

雖加利銛益以健爪不可得剗焉二子之遭幽章異歸迹其所處各有其際矣夫諫者之情必借物以發其氣則與其罪際分城守障之吏得因極以權其才卽與其功際與其罪際則不得不效與其功際則不得不然者驅之使得不致其勛名必之與勛名皆有不得不去與終始焉昔豈早定哉或曰入則際其罪於邵雍雍力止之謂當宋荆國變法諸賢欲引去謀乘此戮力引濡救燒投劾無濟雍潛士命人如此然

闔之故老公佑樞時江陵握厲鉞公進平飲多所救

聞之故老公佐樞時江陵握厲鉞公進平飲多所救江陵母死廷臣連章勸留數十輩公時在朝無公名繇此言之公非苟同江陵者也

乘此戮力引濡救燒投劾無濟雍潛士命人如此然

○
○
○

王諫議傳

王諫議者名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其先南直鳳陽人也高皇帝時有名珊者從征六詔有功世其官於滇遂家焉數傳而至諫議諫議祖尚絅父寀皆有志行諫議生而嶷偉目光灼然如巖電爲人磥砢著節敦尚倫義自童時已然七歲喪母事後二母如母父病刲股號天請代里人謂之聖童孝子年十四爲文奇播

或告之鴻文無範是爲恣意不屑曰吾氣至才出皆範也老生行墨何能爲或闖時政過舉輙遠庶行徹旦旣而戟手長嘯曰秉成無人其父兄聞者皆異之弱冠舉其鄉第十一人累上公車不第貧甚求署教楚之竹谿盆復博覽專研夜聞魚觸荷聲有悟繇此詩文大進辛丑成進士應庶常選時宰見其文奇之以爲眉山復出拔寅第五或以告諫議曰相君知公甚矣公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對曰他人不敢知苟出相君某知報德矣羅彝正之於李南陽非報知

知公甚矣公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對曰他人不敢知○苟出相君某知報德矣○羅彝正之於李南陽非報耶○時宰稍稍聞之其後遂出爲吏科給事中○當是時顯皇帝以黃老治天下時宰因之陰詭特祿斥逐端人而與公論爭長諫議疾之○首上言時政五事曰責法令曰專會推曰慎名器曰廣賜環曰嚴奏辯已又疏劾首輔沈公一貫顛倒是非請張亂國久心上卒罷一貫而次輔沈公鯉同日并罷諫議心知一貫爲之又以天下區分二沈比于荃蕭又上疏言

陛下一日并罷一貫鯉其當罷與否舉朝不敢爲鯉○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陛下不得聞此豈有國者之福乎旣又力言枚卜宜慎因劾新參李公廷機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其以倣車羸馬誤天下也疏上不報然李公卒以是引去視庫務劾奏庫璫楊致中王道剛商婪賄請按其罪時秦稅使怒咸陽令滿朝薦疆項誣奏朝薦劾貢殺

時秦稅使怒咸陽令滿朝薦疏○
○
入○
上震怒逮治朝薦諫議抗章救之語戇甚○
上皆不報亦不之罪也一日有詔經營三殿諫議以
爲殿工費浩非責恊濟于省直則坐派產木地方國
家自有礦稅以來天下之才半入大內半歸羣小豈
可又興工作重累吾民乃上疏極論議卒寢已又上
言時事可痛哭者八其大畧云○
陛下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近年以來精神別繫○

厭玩士夫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輔臣朱賡辦閣○三年尚未一瞻天表人失心脉厥疾爲狂可爲痛哭者一也六卿強半成空懸缺數年不補或一卿貳署篆兩曹在外則監司手綰數符知府攝自佐貳人失股肱厥疾爲痿可爲痛哭者二也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積年累月不霑一命夫旣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報命則相代無人重巡則故無此例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

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報命則相代無人重巡則故無此例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瞽可爲痛哭者三也廢棄諸臣淪落彌歲奉詔起用未見彙征天霽無期河清難俟更復數年不起竊恐壯者老老者死死人之云亾邦其殄瘁可爲痛哭者四也班白二酋敗盟犯順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備內請不應京師十二大營十萬餘衆計餉每年二百餘萬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

餘則班役市棍負販也或以空籍支實糧或以一人冒兩餼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爲○○○○○○○○○

陛下出庫力乎可爲痛哭者五也○

陛下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

中夫封事者發奸破蔽之利器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號呶誰爲○○○○○○○○○

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可爲痛哭者六也○○○○○○○○○

之使偏於天下民間轉盻欺骨賣子市妻怨氣上蒸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爲名借停止以悅衆是天

災異迭見○且指三殿以爲名○借停止以悅衆○是天
以回祿警○
陛下陛下正借回祿以剝萬民○可爲痛哭者七也
郊廟絕跡○講席生塵○隱禍伏機○甕閉已極○青宮講
讀經年不舉○親暱宦妾疏遠正人○古今未有如此而
能久安長治者○可爲痛哭者八也○時災異數見又上
疏極論大臣○某某奉職亾狀○又言鄒元標顧憲成高
攀龍趙南星遠中立等皆經世材○誰秉國成坐俾淪

○落選司閒一起廢如于玉立劉元珍等皆不得列名○輔臣好惡拂人之性傷割天心此災異所繇來也當此之時諫議直聲振于天下其用事大臣皆不悅羣小阿附大臣者爭欲得諫議爲首功初給事中王紹徽爲其黨翰林湯君賓尹嘗爰立甚急以諫議重名謂諫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君且爲公死世閒如湯君可恃也諫議厲聲曰吾何敢恃湯君謹辭紹徽繇此甚恨至是乃與其徒共組擬諫議

暮夜受贓盈數十萬巡廠庫盜庫金無算爲成奏以

暮夜受贓盈數十萬巡廠庫盜庫金無算爲成奏以授御史某子甲上之諫議素剛聞之憤甚立集五城坊吏悉出裝裹琴書數車陳之都市因向闕大哭曰臣以職任糾彈不敢塞默以負陛下御史顧且誣臣賊跡臣無顏復入瑣闈卽日掛冠策蹇徑去於是給事中胡忻御史史記事南有臺段周達等相繼上言元翰鯁固觸邪御史戴豸冠爲柄臣報怨不忠之尤者也不報而司計卒以擅離

○君謹○辭紹徽繇此甚恨至是乃與其徒共紲撫諫議

職守鐫諫議官諫議喜曰吾生平不能去心者道義知己名勝山水耳今而後寧復匏瓜乎於是東泛滄海西登泰華南渡金焦謁端文顧公忠憲高公等君子于東林低回講席歲餘始自吳歸滇其在滇惟閉門却掃興至則出游昆池雞足之間如是十五年於是高邑趙忠毅公爲吏部尚書矣奏起湖廣按察司知事尋擢工部主事方受命戒途而逆閹魏忠賢矯虔擅政趙公且得罪去御史張訥者承風旨劾諫議爲趙公私人有旨予閒住而王紹徽者方起田間

虔擅政趙公且得罪去御史張訥者承風旨劾諫議

爲趙公私人有旨予閒任而王紹徽者方起田閒

得璫意驟躋冢宰修怨申嶲云云于是又削爲編氓

人猶慮有後命爲諫議危諫議獨夷猶曰吾得從楊

應山高梁谿地下足矣然自是遂不敢歸滇飄浪大

江南北薪炊時絕或嘗僵卧邸中歲丁卯

今上御極忠賢伏誅其黨論如法凡被璫禍者悉得

湔祓還其故官于是京兆尹劉公宗周吏科都給事

中宋公鳴梧等訟諫議冤章下所司時吏部尚書王

永光故璫苞蘖尤畏惡諫議力扼之諫議竟以病卒於白門卒之日囊無一銖廣陵范吏部鳳翼黃尚寶正寶等經紀其喪當諫議革時諸公皆噓唏諫議爽然顧謂諸公曰幸也死於二三友朋之手不然千年之後誰爲知我心者乎

舊史氏曰自神祖中曆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宁之局則已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

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旣兌寺檀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卽亦戰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復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獸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棟已振握照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

明主所鉗鞬以繩貪人宵類者小人皆借之以穿君○子其君子既禍敗卽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小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又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于斯時者矣雖然自其卒而觀之世之所稱東林君子與翼東林者不十年而俱盡固也若其始泰輪帛四馳萋葦板連道亦已盛所獨不及者惠司馬元孺方侍御孩未及諫議三君耳朝賢之爭司馬踰十年方萌俄遏而侍御

終沈諫議以死此無他故今人固畏君子尤甚畏此

終沈諫議以死此無他故今人固畏君子○
三君以爲此三君才氣獨出其出必將大
治小人卽
一○上又未易得敗耳余未見司馬稔知其素侍御出獄○
日能見于
識之京邸余官留都得交諫議其人皆英照奕奕論
事如刀劃塗以彼其才氣不問何賊皆能殺之此世
人所繇甚畏之也甚畏之者其心固亦甚貴之矣嗚
呼三君誠人傑也哉

張洪川先生傳

張洪川先生傳

張洪川先生者名仁聲其別號則曰洪川河南之懿州人也先生仕爲令得稱明府以長君司馬官諫議時承封諫議得稱封公先生皆不許故人但稱之洪川先生云先生生有至性從父無子子之先生婉娟致孝得兩父歡心兩父殁皆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弟夭遺孤惟一女撫之過其子入以爲難故里中稱孝友者必歸先生爲諸生有聲十舉不第卒以明經謁

○遷授蜀樂至令時邑經奢亂民盡逋逃吏特空牒無所責賦先生下令招撫宣誠布寬民繇是歸之如流水不期年戶口大克乃進其民約曰耕田多者爲上民吏卒入鄉趺左趾卽禾禾熟稅者令非人聽民唾令於是民競奮力田秋登牛車輸者恐後賦盡如初民故獷喜訟鬬先生曰民剛矣以剛制剛非策也束石以蕭不以石吾務以柔勝之耳故其聽訟不御鞭撻或有疑獄他吏務爲恫喝張威取情先生獨與往復言笑如鳴鳴叩然卽析攝之不一二語民皆涕泣叩

復言○笑如鳴叩然卽析攝之○不一二語民皆涕泣叩
頭請死○○曰子治亂國法宜嚴顧矯以寬寬中有敗不聞子產
之說乎○○先生曰不然是乃所爲嚴也善馭馬者恃轡
勒○○恃鞭筴鞭筴之於馬○○疑之而已今以其疑馬者
畏馬○畏盡則怒出怒則害大是故不如謹轡勒鞭筴
○怒馬○轡勒服馬也吾之治馬苟使轡勒無失順舉袂
○揚膝○振股起皆足進馬矣何鞭筴爲且夫長民者決

綱斥紐水偶叢神權不自執此豈吾所謂寬哉言者○於是始服然先生性故剛未嘗懾彊禦里有大豪爲○奸者悉補治無少縱有撫軍所使使傳檄郡邑挾威雄行他令事之甚謹至樂至先生目攝之愈益橫乃大怒曰鼠子何恃使卒捽庭下械繫之明日正辭以聞撫軍撫軍不能違卒論如法故其時爲之語曰謂水爲桑水則不桑播山如流於是治行爲全蜀第一

尋以

今上御極恩封其父母如其官又請以其封貤生父

令上御極恩封其父母如其官又請以其封貤生父母既得先生大喜曰是吾所爲折腰者乎而既遂矣復何命卽日稱病解印綬去兩臺使者屬留之不得民遮道號請者萬人車軹不得發先生卒不聽民不得已徒跣送至磁凡數千里涕泣而去當是時司馬湛虛已成進士治泰興高等徵爲吏科給事中矣先生之教子自爲之師不使就外傳故司馬早成先生既歸

田自稱野老性儉約自其少賤至今既貴且老無異
持先是數十年海內方盛司馬年舞象髮鬖鬖然先
生抱之膝上謂之曰聖人之道寶儉而惡侈吾見今
世士大夫急游宴好華飾金玉綺紈奴僕輿馬喧闐
溢巷皆前二十年所亾有此非吉祥不出十年天下
其將亂乎司馬心識其言其後嘗舉以告人曰吾父
眞聖人也自先生居里里中人恃之甚其長牧凡郡
邑大舉民甚冤者先生雖矜岸必爲其長牧訟言之
長牧苟聽先生謀千無一墜者歲壬申寇潰晉數十

長牧苟聽先生謀千無一墜者歲壬申寇潰晉數十萬突河北縱橫磯鄴游騎至城下日數百城中人大懼先生率衆登陴爲守計甚設邏者獲賊諜軍先生曰不可寇已逼城而宿奸其內此危道之撫軍先生曰不可寇也度報文往復旬日倅有變奈何守悟立誅之懸其首示賊賊乃遁去一時稱先生知兵能應變非徒儒者也大都先生爲人靜正不欺而好行義然以中坦無宛氣以是能壽行年八十神明卓然知五十許人

執筆能細書日行不御策往反十餘里不倦夜飲至宵半以爲常蓋誠異人云戴子曰竟其德敦其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其洪川先生之謂乎

舊史氏曰余兄事司馬幾二十年當其宰海陵大江南北歌爲神君余時爲詩十章紀之卽不知有其敎之者洪川先生之治樂至者其師也故曰傳琰治譜言令之敎令也若乃司馬之入爲諫議世歸疆直鎭百粵蠻夷來威此非有敎之者然以余所聞先生

之者洪川先生之治樂至者其餘也故曰傳瑣治譜

言令之教令也若乃司馬之入爲諫議世歸彊直出

鎭百粵蠻夷來威此非有教之者然以余所聞先生

行事○○○

汲寶應本

卷之十一

馮二酉先生傳

先生家錢唐諸生有聲○○○

無不悅而依之者得其歌詩則相驕稱家甚貧廚嘗
絕炊唫咏自若有饋之粟者不妄受受亦必圖報之
稱施而止與人春敷少譏多奬而綿鍼匣劍骨鋒湛
然每聞冠紳忠義閭巷節烈及是非所繫世論不平
者卽戟手鬚張霜虹滿面人以是窺先生骨嚴中朗
其於世雖甚無忤諾之而已非有唯阿諾之與唯相
去萬里也今行年八十有六猶辨蠅書所居三聖橋
嘗雨中乘屐至于津頭往還三十餘里喘汗不作有
召之飲雖甚久不告休時或瞋不語人竊相謂曰先

召之飲雖甚久不告休時或瞋不語人竊相謂曰先生疲矣先生聞之遽張目訟曰吾不疲也呼酒酬歌○多至達曙神明矯然自言少年好色病羸夏月見人搖箑○輒牙戰毛粟有賦危語調之者先生躩然曰夫夫鬼畜我耶立斷欲獨處三年氣體遂壯以至于今此其克己一端聞之內治者曰壯以前杜欲三年則壯其世壯以後十年杜欲三年則壯三十年年徵諸先生矣先生又云年四十時有異人教之於漏盡擊齒

當雨中乘屐至于津頭往還三十餘里喘汗不作有

三十六行之四十年故今金城甚完此養生家六導之一人多知之非必異人也先生至今五官甚茂惟眼嘗淚爲缺陷云

倪子曰余後先生生四十年與先生游最久嘗欲生諡之一言累思經旬竟不得也以爲才士有其德以爲恭士有其風以爲華士有其誠以爲其介士又有其俠爾昔者錢唐之彥和靖淸擧近枯昭諫華飛似放此二子皆不可名先生吾聞錢唐故蘇白之所治也先生者香山氏之朋歟眉山氏之朋歟

也○楊夫人者李太僕慕劬先生之配宮允印潛公之母○年十五而歸太僕○十二而太僕成進士○十七而舉宮允五十八而宮允翰林三十二而承嘗命○○○

楊夫人傳

楊夫人諱之一言累年與先君子以爲才士有其德以爲恭士有其風以爲華士有其誠以爲介士又有其俠爾昔者錢唐之彥和靖清聲舉近枯昭諫華飛似幽共忠潛香西山丹之湖爽冒山丹之湖爽白之所自

楊夫人者李太僕慕劬先生之配○宮允印潛公之母○也年十五而歸太僕二十二而太僕成進士十七而入翰林三十二而承譽命七○舉宮允五十八而宮允○十二而以病卒天下歸富貴壽考終焉其爲人柔令○通曉大義太僕未第織紝襄讀及既貴不改縞綦太○僕凡之官必迎兩尊人夫人脩養無方太僕以是專○意能其官太僕既入爲給諫危身敢言夫人不慴及

貶官乃更益喜○人問其故夫人曰子不見蔦蘿之依松栢乎其上浴霄氛食霜氣其下乃始紛披旖旎以爲榮華○人臣爲諫官不敢言脂韋以豢其身則如繭蝟中女且猶羞以爲夫吾誠不以彼羞易此榮且子以爲士之榮妻爲是被之象服云爾耶聞者悚服蓋其有士行如此○嚴宮允之在翰林有大名顧特端整進止嶷然世以是歸功操績不誣也畜諸媵及媵子不妬有恩人又爲之咏樛蘋桑梅云

是歸功操績不誣也畜諸媵及媵子不妬有恩人又爲之咏樛藟蠶桑梅云○倪元璐曰余嘗有言不備龍德不可以成婦儀以其不可見過不可見才馴其氣若嬰兒而當其履艱遭危則又必責之壯男子難爲之事故曰婦無百行者非通論也若李母楊夫人者豈可不謂之猶龍乎

○劉孟伉
○
○
○

劉烈女傳

劉烈女者錢唐人也居江之滸年十九字諸生吳嘉諫未歸其父元輔舊嘗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罷家貧所居淺隘與少年張阿官隣阿官故遨蕩窺女貌都狂發夜躍上樓穴窓入逼女女大呼賊踉蹌脫走元輔驚起禽阿官縶而髡焉未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之遽糾黨斬門謀奪阿官且鳴金號于衆曰元輔實以女倀而又穽之女闌之柎膺長號曰天乎辱人

至此當是時女父母專外禦不能中顧及事解散登樓見女授繯奔救已氣絕乃以聞于郡有訟皋曰丁玉蘭者爲阿官謀賄元輔金當獻元輔顧訴女承汚若爲奸露然者時郡守河南劉公有廉明聲顧念卽如父言囚無死法然心固疑之乃故軒其獄而陰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女潔烈及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公雜治之一訊吐實于是阿官等悉論如法闔郡諜呼有爲之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公所居地

是阿官等悉論如法闔郡諜呼有爲之謠曰兩劉哲

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公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欵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又以法驗女眉實處子乃拊屍大慟女眼中忽迸血激注嘉諫面縷縷如合噴然○嘉諫手拭之乃已而丁玉蘭者一日白晝忽見女立其庭自搏叩頭立欵一時驚異以爲神明云

舊史氏曰女不幸著烈猶臣不幸著忠也石擊則火出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搏則生靈怪天地之性循常

喜安而當其變生氣作則躍爲雷電播爲峯濤其國然耳今夫皐夔伊周非必奇鬼而萇弘著其碧血伍胥馳其素車皇英姜姒不謚靈妃而曹女沒而戴屍李娥烹而湯鐵此非爲聖鬼悶然傑兎狡獪繇夫循常者神靜嬰變而氣翔也故曰多所見少所怪使儒者閉門枯坐讀古人書見萇伍李曹之事必將心疑以爲荒誕今觀于錢唐劉女者則豈不然乎

鴻寶應本卷之十二

明上虞倪元璐著

傳述類二

先考中議大夫兩田府君行述

○嗚呼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不身經之何繇知其言之痛乎元璐年纔二十遽失府君此繇罪積○禍延元璐當死即以府君棄元璐而元璐闇弱無所之又當死不即死者非徒有母實以府君於鄉多德

於世多功而浮沉無大位萬或湮沒使後○無傳此豈不爲死吾父乎抑唐人以不得爲不塟其親今价人當世鴻文所歸不得一言爲之十字雖馬鬣崇隆何殊委塋用此收鳧澄慮取所衆著綜條如左無復文采惟不誣耳蓋府君之爲人也好行義而惡誣稱是故元璐弗敢也府君諱凍字霖仲別號兩田其先宋之青州人多顯者文節父子著已兄弟俟俘從蹕南濱俟判紹興因家上虞之賀溪其後又徙

因先宋之青州人多顯者文節父子著○
○
○

生而英奇與羣兒嬉戲卽形志畫四歲時倭抄鄉邑王父從家避之旣迫甚乃獨持冢伯洙源公去遺府君寢綳旣覺室閒然起出門外大擾擾心計不可啼循隙影行行十里許及王父王父曰吾固知是兒不死矣性篤孝五歲爲王父理刀圭至磔其指王父數奇讀必丙夜迨就枕足瘨冽如冰府君翼兩脇擁持之夜以爲恒不言苦其至孝天植如此稍長遂磊落有奇抱能策事時龐公條編法未行遣來貴人騷動有司不能供則使其邑之富人王父與焉

動有司不能供則使其邑之富人王父與焉王父寒士有司脩郤耳當是時蕩數歲糧得貴人一饗弗饜也王父既苦之則曰與抑菴公踝閒咿咿語曰若然厲民胡已時夫十一從抑菴公咄嗟不已府君方年有司胡不爲一切之道稅而供之安取是鼎鼎者爲

前者公亟驚起連呼曰兒不凡越十年而龐公按浙建條編議卒如府君言九歲能屬文十六補弟子員嘗筆耕坐讀小樓歲不三四下所著襦寸許至穿孔

今猶遺孤等爲司馬家帷云庚午督學林公奇府君○文拔高等秋領鄉薦年二十二益府君與抑菴公俱以己酉生薦庚午亦一奇也辛未計偕時江陵相居正典試事府君卷已爲同考許公國所賞牘呈偶策語及時務稍戇江陵相援筆彈之曰此狂生遂下第歸而下帷者三年甲戌成進士授安福令安福仕國矜理學令輒易得罪入爲府君難之府君獨喜曰吾猶石然其以安成砥矣既至卽訓導新復古院與其鄉之大夫約曰某年少待罪斯土亦惟是諸君子左提

之大夫約曰某年少罪斯土亦惟是諸君子左提右挈之其其則頗而闇於教惟諸君子命乃諸君子亦毋以私跡某門以是鄉之大夫悅而嚴之府君益勵治異政纍纍邑西隅數火患月十餘警府君黙自念我令也固能勝之則立木尺許而自署名其上曰某遂絕有隣部民甲乙聚族鬬乙負明日殪病叔示之甲懼而賄焉則曰此證符也令不能辨甲抵死獄上當路移府君乙固使人爲亾者婦府君疑乃謬爲

識亾者體貌○舉問婦婦茫不識也隨府君指如轉圜○盜大疑訊之○吐實吾卽非若婦耳利乙財府君曰未○迫若有子邪○有子曰而子殺人遂俛首服蓋乙殪其叔於舫而婦子長年也爲同謀云於是舍甲罪罪乙○檎大豪三王渠者以豪論死乘前令弛而跳圜土焉○則出沒江湖間爲大盜已又剽其弟去數年補弗得府君下車不浹月捕卽得之并若弟還王繼者擁貲數十人其宗大父行某被縶掠且死作長恨歌又囑丘若楪栁邑邑被死者數十人以死鳴顧得死者又

數十○人其宗大父行某○被縶掠且死作長恨歌又嘗曰必墨一楮一筆一鞭我乎鬼則可○鳴也入則○無鳴也其子固吞恨寂寂久弗聲至是廉狀發屍筆○墨宛然也豪役鏹萬走竿牘如雨弗聽按如律王羅者陰殺人既裡藏掩之矣府君舟夜經心動使入守○弗去○旦發之屍也中遺畜焉而題識之曰王羅即以是致王羅奚說哉時三大豪殲民得高枕臥而豪右始怵相戒斂手避倪公蓋府君年少其決斷則老

吏不如直指聞府君能舉積歲疑案三十餘府君決○○○

云世未有逆子而貞臣者或危府君編虎鬚府君曰吾以代白簡也乃江陵中恧甚懼學士口之勑天下盡毀所爲講學書院者意在邑之復古府君則與諸大夫盟誓以必無令院圮而身存也當事承旨督促府君輒力持之院竟得不毀忤江陵已而御史安福傅公應禎劉公臺進士吉水鄒公元標彈章相望俱杖謫去直聲振海內府君壯三君子而自幸得剖符其鄉也則於鄒公之投南荒滯逆旅也拏舟而饋之幾傳公戍定海則祖之詩家故近定海則貽書王父

洵弟姪輩必時時勞傳公又製浦姬吟詞氣惋結而○劉公時僅得褫職府君數過從豪飲達曙至掀髯戟掌涕泗交頤下聞者寒心府君不顧也劉江陵士也而語加峻焉江陵恨恨必手磔之則屬其私人御史廬陵賀一桂者使狙伺焉會劉氏甥謝燿者先以劉拒不得嗣劉氏大憾劉一桂乘間嗾燿條劉不法數十事陳牒府君時一桂已緘白江陵相而與巡撫王宗載謀既訂矣特欲從府君權輿顧以私嚙府君曰事成當得好官府君厲聲曰吾豈以大彘貿好官固

宗載謀旣訂矣特欲從府君權輿顧以私嚙府君曰○

事成當得好官府君厲聲曰吾豈以大彘貿好官國立召燿榜數十予判如山刷滌爲盡一桂太沮去與其黨謀爲燿作奏治百日糧走都下迨府君聞已渡鄱湖矣飛卒追而圍之乃江陵相摩厲以須詰何以久不上曰已發爲令所追且曰不去令弗得亦劉也江陵相大恚曰鼠子何足汚吾刃時主爵疏行取姓名府君踞第一江陵相一筆勾去矯旨貳府君松江而劉獄遂成然竟以府君瀹洗律不得傳姑戍潯

陽道宏劉之不庚於狴蒼府君力也先是府君未第時夢朱衣吏引至一所如王者居主者持佩金刀者一人授府君曰以煩汝蓋至是始悟金刀爲劉云江陵相旣嗔府君彊項而又以不得大辟劉下令推府君疵不得乃云粟入厥少非格貶府君山西泉司照磨府君怡然就道曰吾所不蠶紡者天也無何遷同安令同安洪司寇所告時中臺所下諭司寇詞凡三千六百餘應遠問者二萬餘人原坐司寇贓以巨萬計多官累歲不能決府君一洗

原坐司寇贓以巨萬計多官累歲不能決府君一洗
故牘浹旬而定司寇寃白而洪氏所株牽悉不理八
閩讙然稱平譜生葉日新貌奇而誕好與方士游技
者遂爲蜚語云日新負貴徵招集亾命謀不軌策於
某日劫縣庫縱獄囚屠同安城直搗溫陵而北矣遠
近洶洶攜家去者千計時府君方詣郡從郡中密檄
召日新慰諭之并還集諸攜家者而其年江陵相病
死有上書訟劉寃事雪府君名益大著詔徵爲南駕

部郎佐船政初

高皇帝水征所載軍馬者曰馬船載輜重曰快船自文皇帝定鼎金臺則列諸貢舫矣然馬船夫率官募而廩之不甚病快船取諸京軍無資給軍情船易敗則使自繕船其爲令曰非甚富弗役也而中人衛帥以爲其外槖也受役者至倒脂罄髓不能供富家黠既以其賄免而具中入產或又其下者卽無不人人繇於是名埰甲朋蠹出千孔先是有求鬻婦輸繇者有夜逋自署其門請捐宅舍者投繯者蹈河死者府

有夜逋自署其門請捐宅舍者投纏者踊河死者府君旣洞知之一日署正郎篆吏持文書乞判不可了商役投牒請者千餘人至盤踞樹顛如鬬市已輒有操券請收逃人婦者府君咤曰而將令我主畫諾爲而輩作賣妻牙耶叱去退而單思之更三晝夜不交瞑躍然起曰得之矣會有風霾之變詔求直言府君總條馬快船得十議議得便宜行者可弗聞以其五議具疏因大司馬郭公上之一曰議官守二曰議差

使三曰議支放四曰議木料五曰議出則已又因署
篆少司馬顧公上言留都根本重地都城內外編戶
軍衛居大半干城爪牙於是焉賴今則日朘月削極
敝而不可支矣究厥所由則船差之害爲大而各衛
之所以告病也臣謹按大小馬船與快平船差等耳
馬船不以爲苦而快船則深以爲病者何也快船之
應役者皆小甲之正身而馬船則募夫應役也夫有
常值故人皆樂從人皆應募故外無需索兩船利害
何止徑庭臣以爲今日亟反之計在改快船爲馬船

應役者皆出之正身而馬船則募夫應
○常值故人皆樂從人皆應募故外無需索兩船利害
何止徑庭○以爲今日亟反之計在改快船爲馬船
而已所謂改者非改其制與名也改其實而已改其
實者去小甲之名而從募夫之例也如是則所謂百
計經營多方求索者不禁而自革矣臣備查進京馬
快船共八百六十四隻內馬船三百六十四隻每船
募夫一十六名共給值二萬九千有奇月糧米六萬
九千快平船共五百隻若從馬船例募夫修矣然各
船皆三年一脩以供差使而差回空泊者輒二年有

○沔實所本

餘故朽多而費重各夫廩值亦三年分領故勞少而利微若各船止留三之一而廩值增三之一使以一年脩船出差一年更番休息則船藉於頻脩而不至朽夫喜於增值而不怨勞故留船六百隻而循環足用矣又下江馬船七十六隻尤須減三之一而隘其制并作進京船共存三百九十而快平船所留止須二百一十矣照例募夫增其值不過二萬歲支米四萬耳而少科之可入金萬五千則所

少者不過五千而脩造所省亦畧相當矣馬船差頻

少者不過五千而脩造所省亦畧相當矣馬船差類增值約歲給銀萬而本部馬船工料歲羸二萬量入爲出又寬然有餘伏惟皇上作民父母四海軍民皆吾赤子而留京重地較之他處尤切卽使國家額外捐金萬兩米萬石出六七萬家於水火之中輦留都於磐石之固以皇上之聰明仁聖固將欣然樂從而況通融裒益本不出經費之外者哉疏上時宰揆申公時行王公錫

爵讀疏歎曰嗟乎二百年未有言之者非駕部才疇辦此亟擬上得命專責成府君而兩相君又飛牘慫慂之曰幸未死願得觀成焉而瞑府君弗得謝起更張之諸區畫具載船政新書中乃良工心苦口策事日夜驗喁不休飯間杯盤累核悉引而署之曰此某舫某木具某商役某銀某餼計舟所往來輒操箸蘸巵中瀝畫塗於几而屈曲導引焉如親篙繹者益自丙戌春抵夏三月而定迄又明年戊子春三年而告成計歲省金錢十餘萬蠲夙遺萬戍之日數萬人歌

中瀘畫塗放川而屈曲導引焉如親絡者益自
○戊春抵夏三月而定迄又明年戊子春三年而告
成○計歲省金錢十餘萬○蠲夙逋萬成之日○
舞於道隨府君馬尾而謠謠曰是倪父則活汝不倪
父耶汝則死於溝而令死於丘此一役也掠璫弁口
中肥固人人淹恚先是則造作蜚條點灼府君若輩
力悍也又動輒曰上供語危而所部軍騃善疑每出
令意即未可訟言而疑謗遽無以解前年減快船半
駕馬船者疑移祟焉千人譁然起或云須榜諭之府
君曰勿事也徐瞋語其署中人此良法若解邪曰解

○即願克邪皆叩首曰甚願則立判其子弟數十人已○而各署請者入三千悉予牒渡江走江淮衛譁者以爲掩已也劫而啓之盡授籍者又署中人乃卹然駭曰厲也胡爲乎來哉投戈而散戊子秋詔明年潞王之國徵南三百艘又部徵百艘運壽陵松時南舫遣者強半餘弗支又卒不得一艇應今年上供人情震駭羣璫圖欲剡手衝府君胸得間輒眉舞曰看僞強漢何處討兩頭顱來府君殊夷猶奏記司馬壽陵松即不必迂道易南舫徒撓厥本貢舫若者輸

壽陵松卽不必迂道易南舫徒撓厥本貢舫若者輸○若者不急緩輸舫北遣者若者宜勿留遣還克今年貢若者留區處大當司馬喜擊節隨奏許可羣璠乃閉目搖手不敢言蓋府君之爲應變才類是乃中外大奇府君曩謂措大骯髒詎幹辦焉如此哉旣奏績上至爵謀胡以酬勸則擬晉府君璽卿府君曰郎甲曹也而驟淸華我其以身支鏃哉又有以粵左士屬府君者府君捫胸謝曰有斗血喀喀嘔艅艎盡又能

河冒應州

嘔鉛槧乎而首揆姑蘇申公又以其桑梓請曰強佐泉焉府君曰謹謝懼南陽不可問爲相公憂於是皆不果庚寅撫州大饑民爲亂廷遣二千石必得循吏如古朝歌詡渤海遂荀莫可任其撫之大夫居要者曰叩主爵之閽而請焉曰必借倪君於是出府君爲撫州太守命下都人皇皇蟻聚司馬門牽司馬裾爲我留倪父司馬慰諭之曰天子急治臨汝安得留夫法未敝也若何患於去倪父乃散發之曰自公卿以下及其鄉之大夫送者車

我皇偉父言馬慰諭之曰○天子急治臨汝安得留夫法未敝也若何惠於去倪父○乃散發之曰自公卿以下及其鄉之大夫送者車千兩祖帳鱗次三十里其軍衛十萬家人手一器縵臺而酒之攀車拒輪闐咽衢術府君爲留三日乃得去府君去而諸豪弁不逞者賄同曹郎某謀變法十萬家又輒鼓噪呼懷甓伺殺某某避匿免朝議惡之鐫其官都人乃益德府君爲立祠顏其宇曰惠德置守者歲以府君生辰崇俎豆至期聚而祝之者萬計限爲之穿鄉民有操雞黍卜者輒應如響咸神明府

○君謂生猶著異也祠日加構焉郎曹得祠及餞送攀
留之侈皆前此未嘗有也府君去都都之人如喪未
至撫而撫之人竊竊喜曰上以仁人來矣則稍稍定
此至撫出市攫坐辟者三百人條蠲賑十策旱禱至
嘔血得雨則又益大定居五月更賢淮安郡郡當子
午道使客如蟻守車馬行酒炙勞之故事民爲供府
君次嗟曰守卽主人但當解槖中裝供客耳何池魚
閭左已之民如釋重負者部使者對命布桑孔算權
甚府君支數月糧袖而遺之曰守無狀俸可權也願

甚府君支數月糧袖而遺之曰守無狀俸可權也願爲吾民請一日命使者慙面赤至頸乃稍稍戢寬十之五時大治河費度支金巨萬乃竣河使者酌酒賀也夜隄隤津頭蹌踉言漏三下矣府君勑毋闕檄營卒千予之所應餼者使人人囊沙石抵之昧爽安瀾矣而河使者睡鼾鼾聞之大驚失色已知夜來狀乃徒跣謝曰公眞神人我則幾爲羽山之鬼故府君詩有辛卯三月隄夜穿披衣起看月中天又貌貔貅聽

令三千輩少府不費半文錢皆實錄也有探丸豪百輩剽他城來於淮賈餘勇焉諜聞吏請陳兵衛府君笑止之促呼饔人治酒郊外特數客往岸幘行觴達旦呼盧聲不歇而賊疑宵遁去於是大司寇潘公季馴以天子命視河漕上絕奇愛府君上劄子言使其守郡是猶絆騏驥之足而責之千里非其任矣曷不假其使者節使理徐州兵事其於淮民猶宇下也書猝上府君詣司寇力辭不得而太恭人陳方就養于宮一

府君諸司寇力辭不得而太恭人陳方就養于官一日暴殞府君哀毀踰制七日夜水漿不入口號聲達於四衢淮人重哀府君以母故幾自引又輒私相弔若我輩復安得母倪使君哉則巷人人哭府君既扶櫬歸里中三年未嘗見齒載輒赴窆所有白魚躍入舫中人以爲孝感云甲午服闋上時檇囚漸梗延臣特勦撫兩議弗能決日盱衡望府君來將委郡焉入國門明日大司馬石公星邀計事石覓人也而夸曰

是稚絲馬駿駿之足而責之千里非其任矣

○使者節使理徐州兵事其於淮民猶宇下也書猝上

虛聲勦之儻休諸撫矣府君曰奈何以威弱子之術怖疫囚哉若自以其夜郎雄不大創安得休當事者礪空刃焉而彼固狃之曰儂頸誰當置此所謂養癰也因立條勦策如移楚撫調客兵便轉餉散七姓分土司數事曰如此猶當費金米數十萬其不然者且百萬司馬心非之曰剿計耳又問乃舉高皇帝執因璨傳介斬樓闌事以對曰一武士力也石咋吞頸縮至腋府君因力陳父老願王陽自處遂更荊州而播事他委承石旨事大潰裂揚囚日睥睨

更荊州而播事他委承石旨事大潰裂揚因日睥睨
○荊州○○○

戴儒憤白事多舞文者府君至檢誅數人左右咸股弁而民以爲慈往廩宗藩由胥胥槖焉而鍥紬與之諸宗既待炊毋暇問大率十得六耳府君著令制胥不得措一指諸宗大悅曰倪使君生我荊刑其隅有數生以丁祭勒一縣尉令掛冠者有以其妻嘗友始則昵而謗之既則忤而鳴之者有縣令首擢士反特令短長榜而字之曰智昏予者有殺其家之季至夷其面鼻口耳者府君悉收而寘諸理士於是有絃歌之思益府君滋荊以月計辛壬癸甲耳即

是有絃歌之思○益府君滋荊以月計辛壬癸甲耳○卽無不歌廉暮賈晩也而他撫臣褚司徒鉄已露章彈去之矣先是江陵相寃殺安慶士吳士奇多鉄力府君數口齒之鉄聞而怨府君至是荊從事萬君建崑以循良徵鉄媚焉檄荊緩如干非例也旣報命一空函耳而將命胥至淮有爲之謀曰胡不贊乃私致蔑分宜鐫官府君於是徑拂衣歸乃荊士民怒不濡我

小人幾捃以壑賴倪使君乳若漕撫奈何奪我荆君
而藩七王宗之子千諸士大夫交與持直指泣無已
於是州邑民葛天祈等數千人伏闕呼籲願捐軀
贖太守褫又持牘訴長安諸貴公引問之則交口頌
發一語輒號嗟格格不能轉諸貴公感動曰嗟乎民
戀四月守如此夫則直指徐公又上疏大約言荆太
守某天下才其守荆狀如某某某即列漢牘中當第
一令以胥役小過去之失百姓心惟
陛下持域外之觀爲元元計亟賜某環必大效不效

陛下持域外之觀爲元元計亟賜其環必大效不效惟陛下戮臣臣不敢悔○是鈇盆懸復上書構府君且自引臣卽不能格一守何佖倪居吏民上書遠蓋冢宰兩難之旣而曰司徒鋌而走矣寧全重臣覆鈇是藏吏科都給事中葉公其載筆而諗諸朝曰有賢二千石倪某以寃去民萬人號請不得非其罪也而冢宰亦數數恨自赧縮至汉爪劃柱每對人云吾掌銓

乃去一倪荆州誰令我者褚君哉葢府君之見寃於時如此然府君意自得歸奉王父盤跚山水洒洒然客有怨鈇者輒笑解之非褚公儂那得一曰蔡舞君則宜爲儂德褚公客盆服雅量焉居歲餘詔求異材堪授閫外鉞將百萬健兒者臺省以府君名上而播事方盆熾重慶需守時冢宰及諸大僚急推轂府君揚言曰夫夫曾策褚矣如觀火守疇過夫夫者剡且具而至爵郎爲朱公敬循於府君同里閈嫌也引嫌爲而曰誰復能古人我矣亦不敢以嫌累倪公遂止

爲而曰誰彼能古人我矣必不敢以嫌累倪公遂止
府君聞而更德之曰愛我哉已亥丁王父艱則府君
年五十餘猶日夜孺子泣仡仡封樹之坏沙拳石皆
出十指纖不以煩其季昆益府君於此惻惻風木也
無動色毛檄理而南北言者及浙撫檢大吏薦劍滿
篋單詞合詞歲無慮十餘上顧府君卒無有赫赫及
都門貴人者辛丑歲府君家食已七年而山陰朱文
懿公由宗伯大拜起因閒行矣府君以其子吏部嫌

蕭野人服送之且祝之曰公自愛愛我必如吏部君慎毋露憐才半齒落野人事則文懿傴躬謝而于于東山者又六年於是信州楊公時喬以少宰典銓局矣其於府君賢素聯會有詔起溝中瘠固矜慎之則探尺籍疏名賢若而輩諏海內焉凡三年報牘上他姓字褒彈半出至府君則人人褒識之如絫規然丁未遂疏起府君瓊州荷俞旨時璐嫡母曹恭人新逝而璐猶舞象童府君雅不欲出曰家孽如此誰潦倒支蠻烟瘴雨者因上疏辭不允銓部且促駕急不得

支蠻烟瘴雨者因上疏辭不允銓部且促駕急不得
已驅車就道然猶次且歲餘也丁未冬抵瓊瓊濱黎
旣海颶地震盆襆簌而窶至茅葺廨民居截竹爲楹
椽泥蕉葉爲瓦又郡缺守八年法弛民輒玩此府君
至而百廢具興矣俗喜告訐民練衣必綴苟不綴其
猾兒以爲其家富必求端彈抄之所持牒株引多百
餘人遠弗集也捕先得者姑不就鞫而纍久而死者
十七八府君憐之著爲令誣者倍所坐凡牒子不得

過五人又出先繫囚數百如驅笠中豚者郡伍百棒檄如虎又徵翼馬所至簿掠民鈎矢未入家已蕩府君悉停伍百所欲召以屬一老胥卽無不束身請者曰令卽必不猶愈破家死乎時黎數千人譟當事大治兵府君爲當事言渠鼠蹲耳童子投礫焉而跳且嚙也烏知叛情無已一小創之則授略幕帥某如吾指當勝帥如指往果勝隨檄之曰止哉弗縱掠也歸乃益布威德黎大悅且震蛾伏郡揩請焉邏者獲舶數十商也而上之幕帥又上之制撫曰賊也固不勝

數十商也而上之幕帥又上之制撫曰賊也固不勝○自功乃移檄功府君不容口府君曰商而賊矣疇功乎爲具狀申救甚力制撫慙而釋之活數百人有其勝私奴覺而斧驅之奴則反格而傷其脰也既難口之而浮引以鳴曰盜府君以屬令令顧得盜四十人并罪所殺人械既八十日而曰血濡械淫淫也府君曰寧八十日而血濡械淫淫者哉引讞之展轉得奴蘇狀四十人果非盜悉縱遣之歲大旱屬府君病甚

使其倅暴巫不雨旣私念卽死猶當爲民請乃牒諸境之神而曰明日太守與病禱矣神必假我雨三掣出則果大雨不遲畧民以爲神郡通海得泉率鹵民故病弗食府君祓而禱諸神別穿地出美泉焉民德之以倪公井捐贖暖繕敗雉千民又德之曰倪公城益於是瓊大治粤撫按臣交章推卓異第一上而府君顧已憶湘湖尊孿孿也當道持不可凡三請三留云先是臺省以他事攻山陰相甚力至是比部某子甲以謁不遂齮焉乃持浙之人十數以及府君曰而

甲以謁不遂齮焉乃持淅之人十數以及府君曰而
私而鄉其其而戚其其也府君聞之齧然笑曰若疑
我以山陰相得官不憶我以江陵相幾失頭耶夫兩
家炎孰熠也乃今顧甚荷勸駕矣緣是請益力會當
大計益歲已酉而璐以其秋謬鄉薦云府君歸而曰
雞肋卽不得煩班頭瓦馬長安道我憐汝髫弗解客
也當嚮導汝乃攜璐入春明旣不復能割寸縑贄京
貴人出懷中刺又漫漫落落曰我散人耳比當衡議

云○先是臺嚮以他事攻山陰相甚力至是比部某子
也當道相不可八三詰三當

去留其銓郎悸而曰寧時局是狥狥曷褫之其冢宰憖而曰寧公議是矜曷縻之於是乃以才不及落三官猶爲首鼠其間云當此之時山陰相旣益棺水石漸暴府君里居浙中丞其公直指公某干旄相繼至意諷府君當再出山府君瞪目不答益槌關著書具丹漆器勘剝古今案如推大獄益爲之廢爐篋飧寢者歲餘自曙手一編抵篝燈不釋璐諫之卽云樂甚然時稱眼澁神氣日漸耗甲寅秋自武林山水還忽不

甘七箸減餐已又減已又大減至啜糜一盂醫數謂

歲餘目眼一線指掌燈不彩瑞訣與甚然○○○

公晉源公如子鞠誨諸從子弗異璐等親族所藉舉○火者拯拔脫縶械者剪拂借羽毛稱冠裳士者凡若○而人性不靳施而介一面顏咄咄○不義物脛而前則○弱冠成進士長安俠其者奇府君貌輦致金玉諸玩○好器纍纍繼又進名姝孌童府君悉謝不受曰是蠱○我也所歷官多郡邑入帑自薪俸外卽所謂劉寵之○錢胡威之絹無有耳其持論輒得大體有先見倭使○使請封禮臣將以其國號曰明也我之號曰明也○○○

鈺胡威之紬無有耳其特論輒得大體有異傳使
使請封禮臣將以其國號之曰日本府君曰猶之乎
我之號曰明也我之於晻嗒而曰順義焉遼之於
女真而曰東懷焉是矣景德之於澶淵而北朝之也
惴而尊焉也則請得奴字之固弗得訟言之禮臣既
奴字之而顧訟言之上書曰若者云何倭以是跳弗
受也人人咎墜言謝府君矣粤撫臣搗安南莫氏夷
而以其逋蕩徒蘇從箴說黎使臂焉道經瓊府君持
不可曰是當道諒山上關而道瓊非制黎固得梗我
矣不聽黎固梗我如府君言凡策事奇中類如此治

獄多平反它所全活亾慮數萬人要其才足辦安成之民饑會其城圮府君下令亟繕城人竊議歲則告而又土石崇之如白骨何府君曰吾固以圮城肉白骨也出廩谷如許募民民利得籴無不爭繕城者陴雉歸然而溝者起倅雲閒時鎮江大饑當賑十萬戶捐以須而所司區畫俯張逾旬不定或欲鑱骨識之而民益騷比直指移府君往乃區賑所千三員主之即彈指了耳又饑者千人屯東郊外

有欲掩扉拒者府君泫然曰將立斃之乎勑司閨聽

有欲掩扉拒者○府君泫然曰將立斃之乎○勑司閫聽千入入第盡塞支路留子午衢如矢里設餅饋若置郵焉而導之西郊則饑者飽嗷躍而出西郊矣于是一時上下皆以爲村而其先任事者滋不悅大都府君居官易得譽謗以此也退而老於鄉則喜振貧弱嗅孤寡有吳商某徙家來爲此隣居旣嘗以其子謁府君欣而嘬貌孤者蝟起也府君敦敦卯翼之引與璐借牕燭此成立及冠乃遣歸凡其自持甚嚴偃室

值所當言縱郡邑長強愎自豪貴必梗梗起爭之邑人盜伍百持漁者十餘罔蚩眠也已先懾伍百即不復能置一詞於令府君聞而跳見令白寃狀令驚釋之即請何法獲真盜授策焉數日果獲盜令謝言泉湧漁者至今俎豆府君云府君於家國務無所不腹畫元璐夜必侍府君飲府君飲必教元璐一事凡聽其言策虜如提嬰策邊堡如布籬壁策兵事通曉諸脫兔環龜法如梓蟻解甘石家言策天如斗如錢孔如相掌文種駒俵如畜薄中蠶河如瀦策銓計如概

如相掌文種駒俵如畜薄中蠶河如瀦策銓計如概○如廢置家監倣金城畧策屯鹺開中策策銅楮榆杏○交子如列肩策內外曹藩泉州郡縣如五指頓裘爬○梳之如搔肌疥而纖至於鞭杖履屐醑漿醯醢之屬○亦各有部署不率爾置之未嘗解目語顧瞬而談入○意中了了如曼倩猜郭舍人謎射上林棄無遁情者○資顏慧一目數行下即食頃裁百牘判數十紙如風雨○十吏不足供於衆氏靡所不闚尤篤好易春秋史

脫兔環龜法如梓蟻解甘石家言策天如斗如錢孔

漢老莊管韓綱目等書讀書腹無留疑所不解必解篇詞章索盡萬籤如搜逋賊相字句別結眼藏所褒彈換千古啼笑不作矮子觀於訓詁言未嘗存兩是文宗漢詩宗盛唐字宗晉皆足以沾丐作者所著有船政新書經濟管窺理學度針保民更化錄閒閒堂會心錄星會樓集碧山吟所取士如劉公孔當鄒公德泳蔡公獻臣謝公應祥王公應乾周公懋相彭公爾行郭公煒周公獻臣等皆一時知名爲達官府君

少莊眉目姣好如畫五十豐頤層頷如神明當手鑑

少壯眉目姣好如畫五十顧屬領如神明嘗手鑑自藻曰此庸不當耋耋邪而纔享年六十有六天乎痛哉卒之先一夜夢赭衣員數百騶旆鎧杖如林肅冠一袍一輿一促駕去云當授顯職覺而光搖搖在目也府君居恒自言我死當爲神豈其驗歟不孝元璐等將以明年丙辰秋八月奉府君暨曹恭人合葬於上虞白馬湖之岡穴坐乾面巽東護王父母塋如栱蓋府君生時所自卜定而命元璐曰必葬我是吾

徐沃齋公廟碑文　陶詩公歷祠三公歷章歷祠公歷

爾行郭公煒周公獻臣等皆一時知名爲達官府君

黿鼉猶從吾父學也元璐故痛弗敢違則又手狀徼○惠下執事既惟甚無能哆一言而當世所嘽嘽府君○蓄如留京司馬門石江右復古院志直道編劉氏卹○忠錄諸所載船政及江陵劉御史事如指掌夫其人○自爲乘豈飾說私好哉若乃生平軼行尚有元璐不○能知而海內名公知之者儻不祕如椽餉篋字潤冢○宀枯先大夫亦不朽卽元璐輩一旦蓐螻蟻其汉是○對先大夫矣亦亦不朽

鴻寶應本卷之十三　明上虞倪元璐著

碑　表類一

奉勑擬撰巨馬橋龍神祠碑文

朕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凡物不足以安大衆則不舉焉若有功烈於民雖冥棲淵沉必求其雲而報之古之制也出畿南百四十里古涿鹿之野天都砥矢之觀八境輪蹄之會有橋利涉曰巨馬歲

○久日深霖摧波齧剥圮方時凍○○○

其歸則蹤觸時作詣使分流出潛納于巨河倘亦善建不拔者矣先是凡三築輒圮既成人以爲異朕曰其神於茲土者可祀也吏乃上言龍神之靈夫龍陽德而列職於陰○其處於水則亦有分土焉○考漢以雍州諸水近天子都加車乘駟駒以祀今涿去都咫而神著靈如此夫朕之臣有讀書行義冒險畢忠功施於民而捍其大患者朕必畀之上賞於神則庸靳乎昔禹怒無支武懟河伯彼頑既譴此勸宜旌明矣是如千歩堅緻壯濶虹舒雲構視昔有加朕又念水失

用封神爲某爵錫之廟貌亦若吏堂皇次聽也嗟乎○朕務開仁塗而濟天下懼猶未能神則相朕使河清道夷民終有慶易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言水德之可循幽玄之有錫也豈有如國僑之云我無求於龍哉立石勒銘傳諸永世冀三光爲配四瀆並垂云

○爾銘曰

天府巨津視履所萃有矗其梁以舉厥墜誕周浮黿

嗟磨臥虹載其熙攘我軌攸同晉臣舉觴曰天子聖

予則何有神實予聽包靈王海列職臣波淮渦不舞

天府曰洋祠廟奉奠其洋洋廟陛謙
○○○

賀中泠中丞新建津關敵臺碑文○○○○

賀中泠中丞新建津關敵臺碑文

葢聞上謀以尊俎制萬里而左旄右麾不陳尊俎大武以赴桓爲干城而深溝崇壘爰處赴桓斯明神勇於形安氣制資其物衛所以姑臧重閉則有靈鈞之營朔方謹移是興定遠之築天藩之陳鍵閉兇鳳之張角距塞晚遏突葢有從來矣

國家天都建鎮居重腹延有夏背支諸戎尻首自環

蹻掌四出引咽伸嚢厥惟津關原夫輪蹄物華於是

依爲大湊○鬐鬣海怪罔不僩以旁窺轉饋游千里之○師熬波叢五都之賈故使晉圖建業斯卽荆門若以唐宅關中此爲洛澗區會之要無與爲盈屬項己庚之交亦爲陽百之會聖周之嚴焦濩盛漢之警井泉既復整居僅而駾喙深計之士懲往劼來慮有中行竭敎猱之謀吳山形立馬之畫神皐鬻朗鬼瞷之所易歸隩壤萃肥虎躭之所必逐

天子於是有鉅鹿之橈無飯臥榻之悲他鼾執貞律以問丈人愾壯猶而諏元老當是之時用人如器鬼

虞鼎陳壞萃肌虎躬之所必逐○天子於是有鉅鹿之撓鄒飯臥榻之悲他鮮執貞律以問丈人愾壯猶而諏元老當是之時用人如器鬼方偏遠曰惟山陰淄青未寧是宜寶發環游臂持則屬洪氏轂秉吮搤斯咨賀公賀公者陣位之風雲韜林之龍豹也作氣則飛嵩嶽衡聆則聊齊州揚顧則并五山舒足則離二華叅伍機能則家令怩智囊之譽翕鈐鍵則鎮南汗武庫之稱居壇揚誥則王孫謝國士之名壘石犁圖則梁甫郅天才之號固將黃龍命飲狼胥侈封壺謂以復三韓綸扇而焚老上觀

其壁壘卽古光弼之氣望彼車旅俱知棄疾之謀已乃上下川原周知要害夫人城之一角相其闕者望京樓之千里欲遂窮之旣斷于心載諗之事遍正允臧自東亘西以子貫午凡爲敵臺者四所更旬朔者三旬築旣畫板幹旣平土物旣程有司旣度士行慮材於頭脣安于藪勝於銅茨茲鄭貢術於輦梁奇章致功於陶甓繁資駢闗不謀少府羣力屬鼎不假鞭箠臺不日之曰靈渠萬年以爲利體經星於四極狀層樓以丹霞可以名肇無憂賞同免難贊

於四極○狀層樓以丹霞○可以名肇無憂○賞同免難○贊
皇遠業○恧湫曲於籌邊路博雄名○悔卑蕪於遮虜○凡
公所取則有四端子龍之膽非常勝之原晉陽之城○
有可灌之道若乃武襄宏青澗之規○光祿亘盧朐之
○塞標崇峯壯握固領安○是取鞬持一也懸瓠鵝鶩識
蔡士之多聾○八公艸木明秦人之盡聵○若乃馮高致
察目長耳飛吳門可觀○則已分其馬練齊師其遁○不
必測之烏聲○是取游瞭二也○入滏之粟半九十之道

至陝之米關五位之心若乃邸閣如招飛艙若赴鼓崇垣則海天之瞻斗極趨嚴保譬曠莽之得周廬是取翼輓三也倚崖而臥者必無濃鼾憑矛而淅者詎有安嚼若乃修閭互櫃戶比沈閨懸鼓列樓道同合并袂人不警之水宿財不負之舟是取奠羣四也凡斯四取本厥五兼公之謀兼沉決故靜深而有爲公之體兼篤虛故致能而善取公之才兼博窘故持鉅而纖舉公之令兼猛寬故果行而樂趨公之心兼誠警故道孚而多術厥績章矣厥聲覃矣於是貔虎外

之體兼篤慮故致能而善取公之才兼博密故博釣
而纖舉公之令兼猛寬故果行而樂趨公之心兼誠
警故道孚而多術厥績章矣厥聲覃矣於是貔虎外
誇蠻蜑中樂行子塗舞居人巷謌貙貔之奔足格以
罩罩蜂蝎之芒心灰於革石沔流有宗海之頌沸渚
罔連山之誣元璐柔士聞而壯之令夫秘邃潛沒以
言神靈而王公設險存乎可見涵屬環脫以言周謀
而智者扼奇存乎居要料象首之以尺洞而不疑制
蛇軀則於寸求之可握是明地水容民之義苞流制
勝之才一事舉則百工興區隅脩而天下定圭卣秬

鬯方闡拜稽菑畝新田宜形銘頌辭曰洪川巨關輪航有絡宿之雄師曰遏寇虐赫赫天子宅中籠外闡鞏則恩懸弓而待矯矯賀公是爲虎臣新田元老師中丈人慮秘於天謀邃於地可見之功審形作制乃興版築險其走集崇臺跂然如鳥斯翼斯亦价人復又有藩斯亦大師復又有垣有臥徐于則知其德有奮蒸皇則知其績以此圖功何功不興是故求才宜求干城

明贈太僕寺卿原任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兼

明贈太僕寺卿原任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分巡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兼寧兵備李公慕劬墓表

○

嗚呼李公慕劬先生之墓公諱養質字從朴別號涵醇岵屺不終莪蒿甚怨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更曰慕劬晉之蒲州人也往代鳴珂坊名晝錦興朝抱璞入謝朝華凡六七傳祖鍾父鴻恩苞德樹義身沈名飛金以公貴累贈通奉大夫公生秀整慧絕羣兒稍長嘗書鏗鐵俱竭摩工以試烏情讀專則迷馬足乙酉

有臣徐子貞矣其德有舊者皇貞矣其紹沈此圖功

○

何功不興是故求才宜求干城

魁鄉書丙戌成進士摯虞爲賢良之儁賈誼有年少之稱謁選授封丘宰求民之莫老吏不如童禽會靈水魁悔禍暴身洛市甘雨以應祝良沈竈晉陽堅城之還尹鐸更賢雒下義問彌昭化士以文翁之詩書得情非廣漢之鈎距霹靂注手米粟酬魂秩滿當遷攀輪咽路去官以後兩城金思崇俎饋于桐鄉豐碑穹于峴首百雉之譽未有加斯者矣召至闕下拜工科給事中侃諤能言彊直無慴國之儲貳范鎮極論

以悟仁宗○旁有伏戎京房危身而觸石顯彼譖人者○
萋兮菲兮蜚語朝聞謫書夕下○公以直躬多忤尋其
遂初介山可追梅門不遠家居十稔歲在乙亥勉以
親命赴闕丐爲學官吳興道德之府弟子詵詵蓬山
鸞鶴之心諸公衮衮俄罹大故孺泣三年丙午復除
工部都水司主事奉命催木於浙之南關矢濟敷寬
商舟麇至○上富國畢下開仁途還督三山智綜纖鉅
尹蔿三旬而畢其版榦茲鄭一謌以致其輦粱賚弇

窮于崤首百雉之險其者矣召至闕下拜立
○科給事中侃諤能言疆直無忮國之儲貳范鎮極論
○○○

功侈公之能也癸丑擢河南按察司副使時滿酋擁衆據防以要邊吏爲恭謹戒無忤公以金繒非策無若宋人虛者實之大脩戰備狂酋爲懾幾謂白狼是使吐蕃不刦盟于壇西德明寧謝粟於都下明警沉決裴寇之流會以義形取忌時貴鬼沙有醜冥鴻決飛

熹皇登極之三年癸亥以薦起陝西洮岷兵備嚴邊極衝烽火所會酋連紅乞鶻比狙窺我師東移伍如唐肆公以戰則不可宜用虛聲令下軍中盛張旗幟

唐肆公以戰則不可宜用虐聲令下軍中盛張旗幟○
既憂不足旁雜農人被以鎧鑿遙如勁旅虜用疑怵○
邉人以寧于是大墾荒阡悉成沃壄八田一千七百○
頃○承糧六百七十石襄陽八百餘頃之開所以平○
吳邠寧三十萬斛之歲收因之威敵方之於此未足○
爲奇當是之時逆璫矯虔極命網鉗四求鉤黨迹聲○
弋影飛波洒瀾公既噩然遂承嚴詔亦○
乃歸來譬則雉之遘樊○魚之蕩壑也會

黨登極之三年癸亥沒薦赴陝西汝州兵備嚴遵○
○衝烽火所會酋連紅○乞鵝比狙窺我師東移伍如

今皇帝乘乾握離披雾啓旭電昭魅鬼雷震黨碑板
葬連茹君子道長詔起公磁州兵備尋擢陝西左
布政使開幕西寧公曉暢兵事機能不窮樓建籌邊
兮題克敵車旗布令辛棄疾之帥淮東戈甲主盟李
國貞之靖西蜀維時銀牙二酋乘機豨突公親矢石
之下有綸羽之容勝心坐焚良謀克壯觸決縞綱勢
凌兕鯨滅迹掃塵雲徹席卷先後斬首八百四十餘
級○捷聞於朝

天子因之弛宵輟旰既復一年以勞疾作投牒遽歸

天子因之弛宵○輟旰○既復一年○以勞疾作○投牒遽歸○天不憖遺崇禎五年二月某日○卒於里第○赤星之隕○諸葛白雞以告○謝安諸州裂裳○一鄉解市○明年癸酉大司馬追論西寧之功有詔贈太僕寺卿賞歸卹○虎祿及介推任者之心亦無憾○已公氣蒸楚澤才瀏○齊烟出搴峩功入尸龐德尹翁歸備文武之二道未足扶輪○田元均兼名鉅之四長微當仰沫○年位不配○志士所唏哲胤紹賢燕許命能皋伊畜望趨庭之訓

○○○○○級捷聞於朝

視彼蔌蛉居廬之哀徵於芝兎已章西平之法乃啓南陽之阡嗚呼千人之英不爲易贖也百世之澤不爲速朽也是以過廣川之陵則騎者奪傲瞻有道之碣則作者湔慙尚有典刑昭茲來許九京可作徵斯賢吾誰與歸乎

誥封奉直大夫玄同冒公及配宗宜人墓表

誥封奉直大夫玄同冒公及配宗宜人墓表

嗟乎奉直冒公及其配宗宜人之墓公名夢齡字汝九剛號玄同自其祖光祿父恭軍積德衍義以至於公公以明經再爲邑令擢寧州守不赴嘗而歸隱自稱逸民以其子觀察貴往來板輿丘園之間賦詩飲酒者二十餘年以疾終年七十有一宗宜人後一年歿年亦七十有一當公之歿如皐之人皆巷哭其前二十年所治會昌鄱都之兩城亦巷哭其東魯之曹

人濮人謌舞觀察者以爲觀察之治皆公教之天旣奪公又去觀察亦卷哭公殁二年觀察負土治阡此地曰萬花園阡成有騎而過之者必下拜低徊久之曰嗚呼玄同先生云元璐葢觀畸行致專德以成名者多矣然自其執之必有其賊執玄賊白執矩賊規亦不足貴也所貴乎玄同公者以其有所執無所賊有所執無所賊者其止執鈍不以賊其才其進執下不以賊其志其安執繩不以賊其氣其執義不以賊其懷其自養執達不以賊其性其應

危執義不以賊其懷其自養執達不以賊其性其應
物執傲不以賊其禮當公始驤自期飛兎及旣沉挫
浸成蟊魚哦于學宮二十年入爲雍第子都養又二
十年一編之外無復馬足一旦臨政鋒鍔華照銳然
而出此謂其止執鈍不以賊其才也十詠桐花乃投
儒幘人謂公黃求苟熟幸不餓耳公植眉彈骨爭長
名人先治會昌大蓄正靡俗發漏誅小蓄復圯梁鼎
類序旣移鄴都大蓄保危墉桿強寇小蓄理滯獄察

其進執下不以賊其志其安執繩不以賊其氣其

猥寮魚鮮牛犢悉還其所列侯屏息而歸霸焉此謂其進執下不以賊其志也當其無動烹鮮駞雞循循其言曰吾欲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耳及乎悖粥粥其言曰吾欲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耳及乎悖

酋發難三川沸驚孤城委賊如嗉中粟而公義激脉張車劍鉦及乞師石蛭人賊無衣內誅叛徒外靖梗

旅空鐺能饋市入可兵鑿甲蟣生久盆騰壯此謂其

安執繩不以賊其氣也公旣捐生辦賊斥遠妻子羽

蓍蓬蹠午綸扇無措顧猶飲酒示暇召客爲歡一賦來

安翰縝不汲賊其策也○公餘推生熟賊屑遺妻子別

耆○○○

俱作而以性好施或告之疾病患難者細者脫驂巨者分宅雖欺之亦不恨畏見貴人望冠蓋影卽避匿荷遇諸塗不語而唾而市氓野老拱揖致恭曰人之與人疇貴賤乎此謂其應物執傲不以賊其禮也凡若此者是爲龍德當此之時公甚賴有宗宜人也宜人之告公曰立德不在立名積金不如積德夫德積而愈神名不立之則無敗以爲其德則不賊名以爲其名則不賊德公終身行此兩言耳倪子曰玄同

金沙周第五公暨配徐夫人墓表

○金沙之鄉湯墅之陽佳城鬱葱劍光皇皇○有過之者○下馬致恭仰視俯視愾然而嘆曰嗟乎周孝貞先生之墓元璐蓋聞吳諸君子之私謚先生者曰慈惠愛親秉德不回可不謂孝乎清白守節大慮克就可不謂貞乎何言乎慈惠愛親秉德不回也昔者先生逮事其父裕齋公二十餘年裕齋公性嚴正病革呼其諸子誡之曰卽而等行已不正事君不忠無爲覬我

九京矣先生多兄弟諸兄射策登甲科者四人其長最顯官至吏部尚書而先生以逢掖老未嘗一日事君然而先生最忠曷忠乎昔者逆豎矯虔亂政原燎海飛先生之家長最顯者得璫意驟躋上卿抱九殊樂意且願爲璫死先生貽書強譯凡數千言其大畧云男兒立身寧玉碎毋瓦全榮華有盡此節一壞不可得贖吾家世稱禮門豈可一朝頓隕聲實亟移病歸厥須臾救半即不然冰山見睨他

日義旗首指兄矣長最顯者得書大怒裂而擲諸地

日義旗首指兄矣長最顯者得書大怒裂而擲擲諸地○先生知不可諫乃率諸子號諸裕齋公之廟曰吾父其聖人乎當此之時仲季之賢者類多強立然皆賴先生爲畏友亾何璫敗長最顯者論如法而周氏之宗愈充禮門之稱不衰且夫有跖無惠則春秋必羞展宗無導有敦則晉代必沉王族繇先生之言以行已則正以事君則忠而漸漸錦包使家不墜故歸孝焉何言乎淸白守節大慮克就也昔者先生素剛自

存盡此節一壞不可得贖吾家世稱禮門豈可一朝頓隕聲實亟移病歸厥須救半卽不然冰山見睍他

其幼時已磥砢著節毋太夫人告人曰是兒鐵擔子也先生之自命亦曰吾遇物不義如骨鯁在喉不吐不止吾遂吾志已耳當此之時先生兄弟皆顯榮意得先生命世才獨數奇侘傺譬猶僵鵠立於鷲林然而先生之志獨遂曷遂乎昔者璫禍既興同文命獄緹騎四出汉求清流應山六君同日并命尋及周忠介萊洲金閶爲沸先生憤激脉張奮裾而作曰自萬乙部疚廷臣無一人爭之者使璫膽橫令白馬黃河

及宗社盡世皆璫官吾顧何能爲璫士請從元禮

介崇洲金閣齋溯先生憤激腸張舊祝而作曰自蕭

工部疚廷臣無一人爭之者使璫膽橫令白馬黃河

將及宗社盡世皆璫官吾顧何能爲璫士請從元禮

疚乃投槧裂簡被髮升明倫堂伐鼓慟呼聲振十舍

竟致其巾衫而歸歸而語其諸子簡臣介生等曰吾

自傷無位不能碎其首玉墀然吾相今世士氣猶在

章縫卽吾伦倪謂此儒幘無當疚生亦復何爲驕人

貧賤耶于是遂不飲食時仰屋梁歌啼雜出踰一月

竟疚天下聞而壯之且夫袁閎築室任永托盲戢影

遯詞志強情鬱若乃龔勝仰天陳東延頸慷慨氣出

飛爲虹蜺此豈有所沮宛遏禁其聞者乎君子致命以遂其志故歸貞焉是故孝貞者先生之大凡也莫善於吳諸君子之稱人德矣先生名召詩字仁南別號第五江左之金沙人同藏爲其配徐夫人夫人有士行里中稱爲女師聞其訓諸子有曰財散可來名辱不復天下誦此兩言者以爲是周第五公妻無疑矣大都先生及夫人之所教其子者必以忠孝即教之讀書治文章亦必使之正情貞志而爲之是故簡

臣介生方年弱冠文章行誼之名已噪天下天下之

矣凡者先生所教其子者必使其自教之讀書治文章亦必使之正情貞志而爲之是故簡臣介生方年弱冠文章行誼之名已噪天下天下之稱周氏父子以爲太丘眉山未足擬也介生今猶困諸生簡臣以丁丑高第來令吾上虞有聲上虞之民謌之曰我父我母蓋皆其父其母之教云

○平天諸國名分事實
○東海國名分事實
○南海國名分事實
○西海國名分事實
○北海國名分事實
○中國名分事實
○東海國名分事實
○南海國名分事實
○西海國名分事實
○北海國名分事實
○中國名分事實
○東海國名分事實
○南海國名分事實
○西海國名分事實
○北海國名分事實
○中國名分事實

鴻寶應本卷之十四

明 上虞倪元璐 著

記說類

成樂軒記 館課

制於翰林院置館鏞鎔庶士○簡耆碩爲之師○其讜室則師第子退而求之之地也○有軒軒然疏寮洞牖命曰成樂蓋聖人之言曰成於樂樂育者徵德○之也余惟今世之士以小技進於廷

天子於其治人之材未嘗有所試之也然卽不疑而○○○

天子之意之所以異也○夫天子以一節之長畜羣士而以成材待其所選儁者○則已明矣何以言之夫一節之士在於鼓其鋭以致其用故其所鼓吹於世有若咿者有若吼者有若噭者有若嗷嗷者劍鳴石裂霆布風號可以爲聲而不可以爲樂○聲者於六律之和各執其一體而不能以相爲故宣慈布闓之官宮之屬也○飭法振紀之官商之屬也○命生教聚之官角之屬也○經洪緯纖之官徵之屬也辨

物審器之官羽之屬也○獨宮獨商獨角獨徵獨羽不可以成音一節之士不可以相天下相天下者其大在於平天下之情達萬物之和而其微至於格穆清之幾轉元化之籥而其妙極於不自知金石以動絲竹以行匏宣瓦贊革木節之八者參劑發響此非鼓鋭者之所能爲而一節之效長已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舞百獸而諧庶尹者樂之能而相天下者之成也且夫聖人之教人也往往以

詩禮之法○教口耳之儒○而以樂之法○教性命之士○糞

詩禮之法教口耳之儒而以樂之法教性命之士糞墻刺惰杖叩警頑闕如責野此以詩禮之法教之者也或忘言不荅或呼名觸機或且與之戲喻於割雞處于爾宰此以樂之法教之者也忽然相遇而莫知其意之所存則以樂試之故曰與之琴聖人與淺詣之儒言詩言禮而與深得之士言樂與回言韶其人也由行行然故曰由之瑟奚爲于丘之門以由之力思革其方至七日骨立而不能變也故由之才可以

能而相天下者之成也且夫聖人之教人也往往以

將而不可以相曾點瑟希鏗爾乃見喟然鏗爾者樂也喟然者亦樂也芝池之鐵中于蕤賓躍而自起矣故曰情生于公公生于道非得道之人不可與言樂也今夫方廣之地尋丈之宮握鬯者寵焉秉鐸者式焉橫經者稟焉登其堂天語琅如離文戛若鐘鼓之靈也入其室面耳互發至石相攻管絃之和也進而奮踔經綸在手元氣在胸獸舞鳳儀之容也退而圖維不負君不負師不負

玉石相攻管絃之和也進而奮踔經綸在手元氣在
○○○

紹興郡侯王公築塘通江生祠碑記

○○○

紹興郡侯王公築塘通江生祠碑記○上虞之爲國以江海爲外懼而內親湖湖曰夏葢方廣百里浸田一十四萬有奇挹拍溪江而歸墟于海往江繇白堰屈曲二十五里彌節塘角自狩其郊未嘗過湖而閭自頃居民規便抗弓取絃使水奔怒激射捷走而嚙上陳之塘上陳塘者湖江之所表限也時則名田千計奄化爲江自是以來塘歲一決至崇禎九年秋九月潮乘颶威吼決葉家埭塘以尺計三

百有六十沸洲連山逆行羣飛海湖疑戰溝岸移奪
廬墓徙宮於馮夷桑田歸魂於滄海自虞洪姚至於
甬東凡淹沒成禾千萬邑人大號其時上下聘眙無
能治之者治之則益甚於是毘陵王公以南祠部郎
來守越州元璐季父封侍御晉源公仲兄侍御三蘭
方與衆踦閭齋咨聞之大喜至足躍凡上曰虞不沼
矣吾聞王公節警而思深節警則能決謀思深則無
墜計乃率七區之衆跣籲王公王公應聲顏變授袂
起曰事有大於此者乎下令亟築塘既循衆願計區

矣吾聞王公能警而思深節警則能決謀思貽
○墜計乃率七區之衆跣籲王公王公應聲顏變授袂
起曰事有大於此者乎下令亟築塘既循衆願計區
徵輸又請之臺使者發鄉社穀如干濟之資用無絀
遂以其年十一月築新塘明年正月築備塘塘成邑
人皆賀王公曰不然夫汉禦寇治垣而宿寇垣外垣
之命猶寄於寇也不如逐寇使無睨吾垣者而垣安
今江不歸而睨湖其勢不吞湖不止也乃又下令求
江故道所謂塘角者躬乘槑橇履波蹴濤審端寃歸
盡得要領而慮饑糒之不供爲岀歲俸什五曰倡輸

○蓄於是乎致材石簡斤鍤募丁徒立長督治金鼓餙○
○條貫○信罰賞十千維耦如雲如風心串力屯爭水猶○
○鹿排壅決塞循膝趨肯神人靈協灑然應謀自四月○
○甲寅○至於五月壬午江通萬情奔悅敬告厥成王公○
○意未慊顧命更築上陳衆罔測亦勿敢違益功致堅○
○謹治如教又相河要害江海咽喉如干所疏者益磧○
○靡蓄益栈視蔭之輩譏爲蕙謀居亾何龍蹶於江大○
○風揭石高岸四隤木圍五尺以上蓄悉拔而塘無羔○
○衆冷愈神王公當此之時疆隧阡陌可得而辨耒耜○

衆乃愈神王公當此之時疆隧阡塍可得而辨耒耜穀苗可得而求農謳於野婦笑於室蹙者踊病者起於是其父老以爲宜如制稱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其地而其士之髦者以爲我公至德不自功卽祀之無使公知乃閉匠曲房詭秘其事凡二十日而祠貌俱成又使元璐楗門帷燈而陰爲之記元璐於是作而嘆曰嗟乎天下事曷有任之不成者哉以其誠則必得之誠者天人所際計數者神得之以其計數

廣孝益相祝禱之辭謝爲惡謝居位何帝躍方汝大風揭石高岸四隤木圍五尺以上者惡板而牆無恙

明之歸也雖以申韓挾術計桑挾權自其爲之必有其誠雖以姬公持禮孔子持道苟無其計與數亦何繇治天下乎昔者禹受命治水不敢曰有知三過不入子呱不字面目股脛著其勤愿不敢曰有不知順用疏瀹逆用排決淮渦桐柏致其神靈禹以聖人之才而不貴無勞之功以聖人之德而不貴無術之道是故禹者萬世之水師也西門豹則之以治鄴河李冰則之以治岷江王公則之以治娥盎之水夫水浮天而載地守地之貞行天之化故其人知貞知化則

天人知貞知化則皆知治之也當王公之始事告之棘告之憂則憂告之發號則發號告之出粟則出粟跢跢粥粥惟狗衆欲及其終事惟權握機占微察遠流恩周變神明無端入謀鬼謀咸有所不逮矣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西門豹之治鄴河也始於投巫終於鑿十二渠李冰之治岷江也始於立三石人三石牛終於分三十六江王公之治娥葢也始於爲德於湖終於爲

德○怒○使○使○使○心○之○可○楊○

德於江投巫者使民不怒河鑿十二渠者使河不自怒立三石人三石牛者欲以力制江分三十六江者使江自制力爲德於湖者使湖不畏江爲德于江者使江不夷而爲湖莫不本諸至誠盆以計數近取諸遠師神禹故夫西門豹李冰王公此三君者天下之治才也繇王公之道以治兵用衆不出一年王庭空中原之寇可蕩然而人有不能者悲夫巧者貫柚者失墻洪水之難謀宜必甚於夷狄盜賊王公爲其難而天下不能爲其易豈不痛哉王公名期昇

爲其難而天下不能爲其易豈不痛哉王公名期昇毘陵之義興人舉崇禎辛未進士美姿容鬚眉華悅其爲人無欲有氣治其民慈健並形民受牒入對者無間緇信皆翔舞而出潁川南陽之流歟雖微茲功亦當祀也祠枕上陳而望塘角東去虞城三十里西距會稽境二十里先是富順湯公紹恩守越建三江閘利越百世越人祠之三江其祠翼然孤跱百餘年至今而偶云

兒易內儀以說○○○

兒易內儀以說

○三聖人之易斷於仲尼○三聖人治體○仲尼治用○治體○揆規治用揆矩文周以前人皆任質明量取乎易者○○○集必君子○○故貴以其圓神命易使人知化至于衰周○○權智曰出苟使易兩在遷流則大賢大奸共用易○○○大賢大奸共用易卽必有非易之易起而亂易者仲尼懼夫圓神敗易故尊典常○○矩易使方分設六十四○○○若卦執一德循能責用猶官畔然故大象之曰以者

言乎其用也仲尼用易如丹制汞使就財實用豫治○樂豫盡卦皆歸樂用革治曆革盡卦皆歸曆用師萃治兵師萃盡卦皆歸兵用噬賁豐旅治刑法噬賁豐旅盡卦皆歸刑法仲尼之使易也器之易之應之猶響也觀其周綜卦德博串彖爻疑有神靈通乎夢見此繇仲尼制思微密誠察而其詞體要執術馭蹊斷以數言包囊全卦譬晷一寸箴攝千里夫子之文章其才大力多然也我不敢知曰文周所謀定由斯義

而自仲尼用之何容文周不爲此謀乎是故學易者

以要言包羣全圭譬若一卷箱積千里夫子之文章○其才大力多然也我不敢知曰文周所謀定由斯義○

而自仲尼用之何容文周○不爲此謀乎○是故學易者○不可以不明大象○離象求易○卽力竭而思不得盡矣○夫易者千世學者之所聚爭也○聚千世之材爭立一易○寧有正易乎○而又以抵程朱之巇爲有罪○今取譜仲尼之義明不敢自用才萬或文周討叛○仲尼必爲之辭○而挾仲尼令程朱程朱僥首矣是故其道得明而易行也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